後漢書

二五



列傳第五十六　范曄　後漢書六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陳蕃　王允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埽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服

闕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續漢志曰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奉引揔錄衆事）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投弃也傳謂符也音丁戀反）後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爲樂安太守（續漢志曰樂安本名千乘和帝更名也）時李膺爲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高絜之士（璆音仇）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民有趙宣葬

親而不閉埏隧埏隧今人墓道也杜預注左傳云掘地通路曰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禮記曰三年之喪可復父母之恩也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黷媟也禮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況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

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箠殺之坐左轉脩武令稍遷拜尚書時零陵桂陽山賊爲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䟽駮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尚書曰若保赤子唯人其康乂今二郡之民亦陛下赤子也致令赤子爲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勑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

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忤左右故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蕃喪妻鄉人畢至唯許子將不往曰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

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燿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野故曰下應分土言皆以輔王室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儁先人之絶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

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己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 貲量也 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 帝王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伐紂乃歸傾宮之女於諸侯也 楚女悲而西宮災 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休注云時僖公爲齊

桓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儁爵關內侯而萬世南

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廣城苑名在今汝州梁縣西也）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皐陶戒舜無放逸遊（尚書咎繇謨曰無教逸欲有邦）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尚書無逸篇之言）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

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嚬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爲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祭公祭國公爲周卿士謀父名也祈招逸詩也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

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人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書奏不納自蕃爲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爲埶家郎所譖訴坐免歸頃之徵爲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爲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言成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文章謂周公之禮法也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姿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霸

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音古本反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爲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黄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氾等奉事中官乘埶犯法二郡太守劉瓆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瓆瑨罪當弃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没入中常侍侯覽財

産東海相黄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
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
茂共諫請瓆瑨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劾奏
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
桓修霸務爲內政國語曰桓公問管仲曰安國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如之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隱令寄政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
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公羊傳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譏其與讎狩也僖公二十年新作南門譏其奢也故曰小惡必書也
宜先自整勑
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

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言桓帝以蠡吾侯即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五侯謂胤讓淑忠戟五人與冀同時誅事見冀傳也）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

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說文曰悁悁恚忿）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譴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橈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

没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愛幸居上旁有怠慢禮丞相申屠嘉入朝因見之爲檄召通通至嘉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使使召通而謝丞相曰吾弄臣君釋之也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追不得公主出宣駐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主言於帝帝賜宣錢三十萬語見董宣傳）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搆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嘑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

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壹朝宣帝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數奏其言簡練清髙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郤長吏已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瓆字文理髙唐人髙唐縣名今博州縣也瑨字幼平陜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多所搏

繫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諸父二人並諫悉皆誅死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前書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

死徒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儒何以爲異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上言曰天下已定百姓力農令諸生好古惑亂黔首臣請史官非秦記及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燒之事見史記衞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曰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乃密令種瓜於驪山阬谷中温處瓜實詔博士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塡之以土皆壓之終乃無聲今新豐縣温湯處號愍儒鄉湯西有馬谷西岸有阬古老相傳以爲秦阬儒處也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史記武王克殷命畢公表商容之閭閎夭封比干之墓也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詩小雅曰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簧笙簧也言讒人之口以喻笙簧也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說苑曰禹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故使殺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是以痛之書曰百姓有

罪在予一人左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杜預注曰勃盛也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廣雅曰茹食也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論語孔子之言也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閒無復災眚者天所弃也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政亂絶無日食天不譴告也天之於漢悢悢無已悢悢猶眷眷也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

敗如蒙採録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頰谷齊人使優施舞於魯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竇后臨朝詔曰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佐以固王業前書谷永曰臣聞天生蒸人不能相持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故也前太尉陳蕃忠清直亮其以蕃爲太傅録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

如存言人主雖亡法度尚存當行之與不亡時同故曰如存前書爰盎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也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柰何委棄之苦息偃在牀詩國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周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即位竇太后復優詔褒功以勸善表義以厲俗無德不報大雅所歎詩大雅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內音納尚書曰出納朕命也忠孝之美德冠本朝謇愕之操華首彌固齊宣王對閭丘卬曰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見新序今

封蕃高陽鄉侯食邑三百户蕃上疏讓曰使者即臣廬授高陽鄉侯印綬即就也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以爲名竊惟割地之封功德是爲臣孰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絜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論語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詩小雅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注云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也使皇天振怒災流下

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顧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論語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注云得貪也）竇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

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為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嬈音乃了反）中常侍曹

節王甫等與共交搆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

亂天下趙夫人即趙娆也女尚書宮內官也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前書劉向上書論王鳳曰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也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柰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之

語在武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迕（迕猶遇也）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閒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棟梁枉橈阿黨復焉求賊遂令

收蕃蕃拔劒叱甫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騶騎士也）蹋蹴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負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銍令（銍縣屬沛郡）聞而弃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

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惛俗而驅馳嶮阸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前書班固曰相與提衡音義曰衡平也言二人齊也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違埃霧也違避

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爲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論語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懍懍乎伊望之業矣（懍懍有風采之貌也）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祁今并州縣也）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

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史記曰田光謂燕太子丹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千里至其老也駑馬先之遂與定交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瓆遂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補吏允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爲別駕從事允由是知

名而路佛以之廢弃允少好大節有志於
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
以司徒高弟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
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
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
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
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
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以狀聞靈帝責怒
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協忿

怨以事中允（中傷也）明年遂傳下獄（傳逮也）會放還復刺史旬日閒復以它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更經也楚苦痛）乃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爲深計（深計謂令自死）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大將

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矜能則義士厲節（內視自視也反聽自聽也言皆恕己不責於人也）是以孝文納馮唐之說（文帝時魏尚為雲中守下吏免馮唐為郎中署長奏言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帝即日赦尚復為雲中太守）晉悼宥魏絳之罪（左傳曰晉悼公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怒之絳曰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公曰寡人有弟不能敎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允以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

其庸勳請加爵賞而以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虧衆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以允宜蒙三槐之聽以昭忠貞之心周禮朝士職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故曰三槐之聽書奏得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爲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官者横暴睚眦觸死睚音五懈反眦音士懈反前書曰原涉好殺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多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内陳留閒轉側猶去來也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

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拜大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爲司徒守尚書令如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

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簒逆已兆密與司隷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爲僕射瓚爲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録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

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說文曰霽雨止也郭璞曰南陽人呼雨止曰霽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執法星名史記曰太微南四星曰執法也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發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

殺之語在卓傳帝時疾愈故入賀也允初議赦卓部曲
呂布亦數勸之旣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
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
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
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
以劒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旣
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棱疾惡棱威棱也力登反
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旣殲滅自
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温潤之色杖

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眞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

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彦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前書音義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君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朝廷

謂天子也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

應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弃官營喪戩音剪王宏字長文少有氣力不拘細行初為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

人威動鄉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詬罵也音火豆反）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豎者言賤劣如僮豎）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祕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為安樂亭侯食邑三百戶士孫瑞字君策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

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後爲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爲亂兵所殺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爲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荆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荆州乃辟之執戩手曰恨相見晩卒相

國鍾繇長史（鍾繇字元常魏太祖時爲相國）

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閒而敝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莊子曰斯所謂帝之懸解懸解喻安泰也）而終不以猜忤爲釁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苟冒伺閒不爲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贊曰陳蕃蕪室志清天綱人謀雖緝幽運未當（緝合也易下繫曰人謀鬼謀言蕃設謀雖合而冥運未符也）言觀殄瘁

曷非云亡殄盡也瘁病也言國將殄瘁豈不由賢人云亡乎詩大雅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瘁也子師圖難晦心傾節謂矯性屈意於董卓功全元醜身殘餘孽時有隆夷事亦工拙誅卓為工被殺為拙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六

列傳卷第五十七黨錮　范曄　後漢書六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劉淑　李膺

杜密　劉祐

魏朗　夏馥

宗慈　巴肅

范滂　尹勳

蔡衍　羊陟

張儉　岑晊

陳翔　孔昱

苑康　檀敷

劉儒　賈彪

何顒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嗜猶好也惡音烏故反言人好惡各有本性遷染者由其所習尚書曰唯人生厚因物有遷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泣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湯染於伊尹故王天下殷紂染於惡來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僇

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刻意刻削其意志不得

自恣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時異俗行音下孟反肆猶放縱也牽物謂爲物所牽制則其志流宕宕忘反也淮南子曰非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推移也是以聖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陶謂陶冶以成之管子曰夫法之制人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埴音植叔末澆訛王道陵鈌叔末猶季末也謂當春秋之時而猶假仁以效己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褫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褫猶奪也音直紙反廝臺賤人也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

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遂使屈完與齊盟于召陵此強梁撫氣也又晉呂甥郤芮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曰汝爲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而至雖君有命何其速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此爲厮臺解情也並見左傳霸德既衰狙詐萌起霸德衰謂六國時也狙音七余反廣雅曰狙獼猴也以其多詐故比之也彊者以決勝爲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瑮瑞蘇秦說趙王賜白璧百雙黃金萬鎰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見史記及戰國策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

卿相史記曰楚惠王言莊舄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解草衣謂范睢蔡澤之類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韓子李斯曰韓非飾辯詐謀以釣利於秦也賈誼過秦曰贏糧而景從也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杖劍武夫敎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四豪謂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平原君趙勝春申君黃歇孟嘗君田文前書班固曰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輕死重氣怨恵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前書音義曰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域力

折公侯者也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武帝詔求賢良於是公孫弘董仲舒等出焉宣帝時集諸儒於石渠閣講論六藝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同己者朋黨之異己者攻伐之劉歆書曰黨同門妒道眞至王莽專僞終於篡國志義之流恥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謂龔勝薛方郭欽蔣詡之類並隱居不應莽召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謂逢萌嚴光周黨尚長之屬逮桓靈之間主

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婞狠也音邢鼎反）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禮記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矯正也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

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初委反）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音質）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謝承書曰成瑨少脩仁義篤學以清名見舉孝廉拜郎中遷南陽太守郡舊多豪強中官黃門磐牙境界瑨下車振威嚴以檢攝之是時桓帝乳母中官貴人外親張子禁怙恃貴埶不畏法網功曹岑晊勸使捕子禁付宛獄笞

殺之桓帝徵瑨下獄死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也家代爲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資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范滂爲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也

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冠猶首也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公族姓也名進階風俗通曰晉成公立嫡子爲公族大夫韓無忌號公族穆子見左氏傳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危言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自公

御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誶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說文曰誹謗也蒼頡篇曰訕非也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

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摽搒希望也摽搒猶相稱揚也搒與牓同古字通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

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導引也宗謂所宗仰者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廚蕃姓也音皮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

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爲八顧公緒姓也朱楷田槃疎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褒爲八及刻石立墠共爲部黨而儉爲之魁墠除地於中爲壇墠音禪魁大帥也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刊削不欲宣露並名故削除之而直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

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隷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内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殁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睚音五懈反廣雅曰睚裂也眦音才賜反前書音義曰瞋目皃也史記曰睚眦之隙必報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

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祿縣屬武都郡今成州縣也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左氏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

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詩大雅蕩篇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鄭玄注云蕩蕩法度廢壞之皃也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陳蕃竇武王暢劉表度尚郭林宗別有傳荀

昱附祖淑傳張邈附呂布傳胡母班附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郎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曲城縣故城在今萊州掖縣東北也位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

校尉淑少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
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
就永興二年司徒种暠舉淑賢良方正辭
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病詣
京師淑不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爲天下第
一拜議郎又陳時政得失災異之占事皆
效驗再遷尚書納忠建議多所補益又再
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以爲宜罷宦官
辭甚切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以淑宗

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諮問之

靈帝即位宦官譖淑與竇武等通謀下獄

自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脩安帝

時爲太尉漢官儀曰脩字伯游父益趙國相膺性簡亢

無所交接亢高也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

友初舉孝廉爲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

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弃官復

徵再遷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以母老

乞不之官〔謝承書曰出補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條教明法令威恩並行蜀之珍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政化朝庭舉能理劇轉烏桓校尉〕轉護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懾〔謝承書曰膺常率步騎臨陣交戰身被創夷拭血進戰遂破寇斬首二千級〕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綸氏縣屬潁川郡故城今陽城縣也〕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為節者所羞〔漢官儀曰樊陵字德雲〕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

雲中栢帝聞膺能乃復徵爲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疏勒龜兹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臧罪狼藉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以歸(溷軒廁屋)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竪膺反坐輸作左校

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

志糾罰姦倖緹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曰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以羣賢新序曰秦欲伐楚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問焉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於賢臣遂使恤應之乃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子西南面太宰子方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觀楚國之寶器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人各得其所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懽使無兵革之憂太宰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亦不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司馬子反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獵理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恤遂

攝衣而去使反言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梁惠王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荅以四臣瑋猶美也史記曰魏惠王問齊威王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之國雖小尚有徑寸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爲寇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堂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於是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爲寶將以照千里豈直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竊見左校施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肆之以法肆陳也衆庶稱宜昔

季孫行父親逆君命逐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紀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之境公問其故對曰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是以去之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見左傳今膺等投身彊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從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爲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景帝時韓安國爲梁大夫坐法抵罪後梁內史缺起徒中

爲二千石拜爲內史臣賢案此言武帝誤也宣帝御張敞於亡命張敞爲京兆尹坐殺人亡命歸家冀州亂徵敞爲冀州刺史緄前討蠻荊均吉甫之功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鄭玄注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往伐蠻荊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緄以順帝時討長沙武陵蠻夷有功故以比之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謂祐奏梁冀弟旻又爲司隸校尉權豪畏之也詩曰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易解卦象詞也卦坎下震上解坎爲險爲水水者雨之象震爲動爲雷王弼注云屯難盤結於是乎解也乞原膺等以

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再遷復拜司隷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弟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公羊傳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歸之于者執之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何休注云歸之于者決辭也禮云

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解見張酺傳
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
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
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
五日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
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
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
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
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庭日亂綱紀頹阤

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裁音才代反）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以魚爲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也）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解見耿弇傳）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平署猶連署也）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獄名解見靈紀也）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帝以天

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以朝廷爲汙穢也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爲歲論語曰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曰未也又曰孔子恂恂然善誘人詩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又曰一日不見如三歲兮爽致敬於膺故以父爲喻也知以直道不容於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仰頃聞上

帝震怒貶黜鼎臣（上帝謂天子鼎臣即陳蕃）人鬼同謀（易下繫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以爲夫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易曰天地之道貞觀也乾九二九五並曰利見大人也）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夷傷也融朗也明夷卦離下坤上離爲日坤爲地日之初出其明未朗左傳曰明而未融其當旦乎以膺黜故喻之也）虹蜺揚煇弃和取同（春秋考異郵曰虹蜺出亂惑弃和謂弃君子同小人也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否九五曰大人休否休否謂休廢而否塞）智者見險投以遠害（見險難故投身以遠害也易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雖匱人望内合私願（匱乏也）想甚

欣然不爲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毛萇詩注曰衡門橫木爲門任其飛沉與時抑揚頃之帝崩

陳蕃爲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官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爲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左傳曰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吾年已六十死

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
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
史蜀郡景毅子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録牒
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
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
免歸時人義之膺子瓚位至東平相謝承書瓚作珪
初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没謂子宣等曰
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
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

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爲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爲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爲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爲鄉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軌車迹也言絶人事太守王昱謂密曰

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

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

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

人也寒蟬謂寂默也楚詞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蟬寂漠而無聲今志義力行

之賢而密達之力行謂盡力行善也禮記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違

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

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

彌厚後桓帝徵拜尚書令遷河南尹轉太

僕黨事既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

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前有李固杜喬故言亦也後

太傅陳蕃輔政復爲太僕明年坐黨事被

徵自殺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安國縣故城在今定州義豐縣東南謝承書曰祐宗室肖緒代有名位少脩操行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尚書仕郡爲主薄郡將小子甞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祐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郎君年可入小學而但傲佷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爲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滿呈限白決罰遂成學業也安國

後別屬博陵祐初察孝廉補尚書侍郎閑

練故事文札強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爲

僚類所歸除任城令兖州舉爲尤異遷揚州刺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旻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罪旻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爲三河表三河謂河東河內河南也表猶標準也再遷延熹四年拜尚書令又出爲河南尹轉司隷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正三轉大司

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累氣屏息也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以疾辭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絕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以譖毀不用延篤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三讓解見和紀延陵高揖華夏仰風揖讓也左傳吳王壽夢卒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弟季札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吾子懷

蘧氏之可卷體甯子之如愚蘧瑗字伯玉甯子名俞並衛大夫論語孔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微妙玄通沖而不盈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也又曰道沖而用之又不盈蔑三光之明未暇以天下爲事何其劭與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理之未暇理天下也靈帝初陳蕃輔政以祐爲河南尹及蕃敗祐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幸不及禍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有虞山在縣東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殺朗白日

操刃報讎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孔子作春秋緯十二篇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爲國相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忽疾欲中之中猶中傷會九真賊起乃共薦朗爲九真都尉到官奬厲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尚書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爲河內太守政稱三河

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爲尚書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惰容後竇武等誅朗以黨被急徵行至牛渚自殺牛渚山名實出江中謂爲牛渚圻在今宣州當塗縣北也著書數篇號魏子云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爲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比門猶並門也由是爲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

官然以聲名爲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爲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翦須變形入林慮山中（林慮今相州縣）隱匿姓名爲治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縑帛追之於涅陽市中（涅陽縣屬南陽郡）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

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為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以庇性命弟柰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旦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也安衆在今南陽縣西南仍有其名無復基趾也舉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後為脩武令時太守出自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陽羣

士皆重其義行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高城縣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初察孝廉歷慎令貝丘長慎縣屬汝南郡貝丘縣屬清河郡皆以郡守非其人辭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官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

被害刺史賈琮刋石立銘以記之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征羌解見來歙傳謝承書曰汝南細陽人也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漢官儀曰光祿舉敦厚質樸遜讓節儉此爲四行也時兾州飢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爲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

投版弃官而去（版笏也）郭林宗聞而譏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格正也）令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復爲太尉黄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謡言（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人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爲舉謡言也頃者舉謡言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默爾銜枚）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爲民害豈以汙簡札哉間以

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
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左傳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
受顯戮吏不能詰滂覩時方艱知意不行
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
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
悌不軌仁義者皆埽迹斥逐不與共朝顯
薦異節抽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
子孫而爲鄉曲所弃中常侍唐衡以頌請

資資用爲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裁音才載反）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爲范黨後牢脩誣言鉤黨（鉤引也）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皐陶滂曰皐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帝謂天也）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

同因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桁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三木項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前書司馬遷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也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爲人臣不惟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搆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爲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探湯喻去疾也見論語欲使善

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為脣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見史記首陽山在洛陽東北）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鄭玄注周禮曰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兩車也尚書曰戎車

三百兩

同囚鄉人郍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滂應對賔客滂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爲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左傳晉討欒盈之黨殺叔向之弟羊舌虎幷囚叔向於是祁奚聞之見范宣子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代宥之今一不免其身不亦惑乎宣子說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孔安國注尚書曰自功曰伐也

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傳驛舍也音知戀反）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仲博滂弟也）滂從龍舒君歸黃泉（謝承書曰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

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李膺杜密）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論曰李膺振拔汙險之中（前書班固曰振拔汙塗跨騰風雲也）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周易曰鼓以動之）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埶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

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毋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之文

尹勳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爲司徒兄頌爲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埶尚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邯鄲令政有異迹後舉高第五遷尚書令及桓帝誅大將軍梁冀勳參建大謀封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表忠等黨議禁錮尋徵拜將作大匠

轉大司農坐賫武等事下獄自殺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項今陳州項城縣也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衍不受乃收齎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鼎臧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爲書請之衍不荅鼎竟坐輸作左校乃徵衍拜議郎符節令梁冀聞

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以收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免官還家杜門不出靈帝即位徵拜議郎會病卒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梁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北家世冠族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以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

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並奏罷黜之不納以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冰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

也張耳大梁人也高祖立爲趙王父成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

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延熹八年太守

翟超請爲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

防東縣名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兖州金鄉縣南殘暴百姓所爲不

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遏絶

章表並不得通由是結仇鄉人朱並素性

佞邪爲儉所弃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

同郡二十四人爲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

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

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明廷猶明府言不執儉得義之半也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爲之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

並辟又舉敦朴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飢荒而儉資計差溫乃傾竭財産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建安初徵爲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十四

論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違避也史記魏齊魏之諸公子也虞卿趙相也范睢入秦爲昭王相昭王乃遺趙王書曰魏齊范睢之仇也急持其頭來趙王乃圍齊齊急亡見虞卿卿度趙王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齊往信陵君所信陵君初聞之疑後乃出迎齊聞信陵初疑

姦自刎趙王持其頭遺秦也季布逃亡朱家甘罪季布楚人爲項羽將數窘漢王羽敗漢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髡鉗布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也買置田舍乃往洛陽見汝陰侯灌嬰說之曰季布何罪臣各爲主用職耳汝陰侯言於高帝帝乃赦之拜郎中後爲河東守也而張儉見怒時王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爲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堙江河堙塞也前書班固曰何武王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又曰人雖欲自絕其何

傷於日月多見其不知量也

岑晊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棘音力父像為南郡太守以貪叨誅死方言曰叨殘也晊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以有道見徵賓客滿門以晊非良家子不肯見晊留門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晊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爾雅曰董督正也

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晊高名請爲功曹又以張牧爲中賊曹吏瑨委心晊牧褒善糾違肅清朝府宛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並得顯位恃其伎巧用埶縱横晊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旣而遇赦晊竟誅之幷收其宗族賔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常侍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其寃帝大震怒徵瑨下獄死晊與牧

亡匿齊魯之閒會赦出後州郡察舉三府
交辟並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逃竄終于
江夏山中云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
校尉翔少知名善交結察孝廉太尉周景
辟舉高第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
梁冀威儀不整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
時人奇之遷定襄太守徵拜議郎遷揚州
刺史舉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吳郡

太守徐參在職貪穢並銜詣廷尉參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銜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寺獄以無驗見原卒于家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臣賢案前書孔霸字次孺即安國孫世習尚書宣帝時爲太中大夫授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霸以師賜爵關内侯號褒成君薨謚曰烈君今范書及謝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蓋誤也詹事及相俱二千石故曰歷卿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

昱少習家學家學尚書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事禁錮靈帝即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弃官卒於家

苑康字仲眞勃海重合人也重合縣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迹遷太山太守郡内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請奪人田宅皆遽還之是時山陽張

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閹官因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兗州刺史弟五種及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獄減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人及太山羊陟等詣闕爲訟乃原還本郡卒於家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瑕丘今兗州縣）少爲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

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即位大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蒙縣屬梁國）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年八十卒於家（謝承書曰敦子孫同衣而行并日而食也）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陽平故城今魏州莘縣）郭林宗常謂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珪璋玉也半珪曰璋謝承書曰林宗歎儒有珪璋之質終必為令德之士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察孝廉舉高第三遷侍中桓帝時數有災異下策

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爲任成相頃之徵拜議郎會竇武事下獄自殺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新息今豫州縣）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就發處案驗之）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

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閒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延熹九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晊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

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望怨也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相視也左傳之文也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何顒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襄鄉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也少遊學洛陽顒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顒名太學友人虞偉高有

父讎未報而篤病將終顒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顒感其義爲復讎以頭醊其墓（醊祭酹也音竹歲反）及陳蕃李膺之敗顒以與蕃膺善遂爲宦官所陷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閒所至皆親其豪桀有聲荆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爲奔走之友（詩大雅曰予曰有胥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毛萇注曰諭德宣譽曰奔走）是時黨事起天下多離其難顒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戹者爲求援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

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衆及黨錮
解顒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顒之
長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顒以爲長史託疾
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
會爽薨顒以它事爲卓所繫憂憤而卒初
顒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
人也操以是嘉之嘗稱潁川荀彧王佐之
器及彧爲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
顒屍而葬之爽之冢傍

贊曰渭以涇濁玉以礫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礫音歷說文曰礫小石也言渭以涇濁乃顯其清玉居礫石乃見其貞區猶別也嗜愛也從形謂形有善惡也以諭彼李膺等與宦豎不同故相憎疾

蘭蕕無並銷長相傾蕕臭草也左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銷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銷老子曰高下相傾也

徒恨芳膏煎灼燈明前書龔勝死有一老父入哭甚哀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七

列傳卷第五十八　范曄　後漢書六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郭太　符融

許劭

郭太字林宗（范曄父名泰故改爲此太鄭公業之名亦同焉）太原界休人也（介休今汾州縣）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蒼頡篇曰廷直也說文廷朝中也風俗通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皐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

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左傳晉汝叔寬之詞支猶持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閒行遇

兩巾一角墊音丁念反周遷輿服雜事曰巾以葛為之形如帢音口洽反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帢其巾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為之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泰別傳曰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介推之類貞不絕俗柳下惠之類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後遭母憂有至孝稱謝承書曰遭母憂歐血發病歷年乃瘳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禮記曰擬人必於其倫鄭玄注曰倫猶類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覈猶實也故宦

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去亡邦國殄瘁（詩大雅之詞）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詩小雅也言不知王業當何所歸）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謝承書曰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擔彌路柴車葦裝塞塗蓋有萬數來赴）同志者乃共刻

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謝承書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章章猶昭昭也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生犯法見

斤林宗嘗遇諸路為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戰于黎丘齊師敗績親禽顏庚杜預注曰黎丘隰也顏庚齊大夫顏涿聚也又曰晉荀瑶伐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以是邑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駔說文曰駔會也謂合兩家之賣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也駔音子朗反遽

瑗顏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之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又曰顏回好學不貳過愼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去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以甚是益使爲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夷平

也說文曰踞蹲也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草麤也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十三州志曰楊氏縣在今魏郡北也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以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去庚乘

字世遊潁川鄢陵人也少給事縣廷爲門士士即門卒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後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宋果字仲乙謝承書乙作文扶風人也性輕悍憙與人報讎爲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負遂改節自勑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賈淑字子

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謝承書曰淑爲舅宋瑒報讎於縣中爲吏所捕繫獄當死泰與語淑懇惻流涕泰詣縣令應操陳其報怨蹈義之士被赦縣不宥之郡上言乃得原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互鄉鄉名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孔子曰人絜己以進與其進不保其往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

爲州閭所稱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
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
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黄允字子艾濟
陰人也以儁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
絶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
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
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
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弃方與黄氏長辭
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

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爲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操殺之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

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爲護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說文曰郵境上傳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置亦驛也風俗通曰漢改郵爲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閒置之也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酤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謝承書曰太原郭長信王長文長文弟子師韓文布李子政曹

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名靈舉子師位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其餘多典州郡者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沈阻難徵徵明也沈深也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詭違也則哲之鑒惟帝所難帝謂堯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為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亭時晦亭通也恂恂善道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墨翟孟軻也絕過也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為都官吏

恥之委去續漢志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融恥爲其吏而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褎談辭如雲幅巾者以一幅爲之也褎古袖字如雲者奔踴而出也膺每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古人相見必因紹介介因也言因此人以相接見也謝承書曰融見林宗便與之交又紹介於膺以爲海之明珠未燿其光鳥之鳳皇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臥託

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謝承書曰文經子艾曬名遠近聲價已定衛辟不就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將相大夫遺門生旦暮問疾郎吏公府掾屬雜坐其門不得見也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果為

輕薄子並以罪廢弃融益以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伷等三人（伷音胄謝承書曰馮岱字德山性忼慨有文武異才既到官融往相見薦范冉爲功曹韓卓爲主簿孔伷爲上計吏表山松書曰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弃之中野（易繫詞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葬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

謝承書潁川張元祖志行士也來存融弔其妻亡知其如此謂言足下欲尚古道非不清妙且禮設棺槨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羸牛車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辭也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遊不仕並以壽終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輿音預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魏志曰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初舉孝廉大將軍辟不就魏國建爲侍中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璆音求又巨秋反府中聞子將

爲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
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
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
車歸家劭甞到頴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
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必至而劭獨
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
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
量若此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爲已目
（今品藻爲題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

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爲三公相以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逵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爲隙又與從兄靖不睦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時議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司空揚彪辟舉方正敦樸徵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眞正待吾雖厚其埶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繇字正禮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寓寄也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

龍焉平輿故城今豫州汝陽縣東北有二龍鄉月旦里

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甄明也藻猶飾也藻明發

周流永言時道明發發夕至明也呂氏春秋曰孔子周流天下符融

鑒眞子將人倫守節好恥並亦逡巡逡巡自退不仕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八